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五

申穀梁廢疾敘

穀梁氏之世系微矣楊士勛云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鄭元六藝論云親受子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穀梁赤為春秋殘畧多所遺失按穀梁子之受業子夏不可攷名俶名赤蓋如公羊氏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著竹帛當在孫卿申公之時麋信以為與秦孝公同時見所引有尸子說也桓譚以事說經其言不足信孫卿書多穀梁說蓋穀梁不傳託王諸例并微言口授故可先著錄也漢孝武時瑕邱江公受之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卒用董訥江漢書仲舒能持論江公訥于口然後漢何劭公亦訥于口而能著書傳于今其賢遠矣范甯序云公羊有何嚴之訓註中多采何氏而嚴氏無一存者蓋何能以胡母之例正嚴顏之謬也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其學且廢乃立學官博士東漢之世傳者絕少隋經籍志有段肅注十四卷恐微士陳據班固傳注以為郎去農功曹史段肅然儒林傳不載又無治穀梁者竊嘗以為春秋微言大義魯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者子上、獨其不可顯言

者屬于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溫城董君齊胡毋生及任城何劭公三君子同道相繼則禮運中庸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出入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上不得二三焉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焉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經本錯迕俗師坿益起應失指條列乖舛倍如何氏所名癈疾有不可強起者余采擇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癈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撥成二卷籓籬未決區蓋不言非敢冀同微明決守世有達士蘧然起之亦有樂焉嘉慶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武進劉逢祿敘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五

武進劉逢祿學

穀梁申廢疾

隱公篇

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曰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禮記疏

申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有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

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何據公羊以爲仲子桓之母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

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穀梁隱元年疏

申曰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赴於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

劉義與箋異箋爲正

公子益師卒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何曰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疏同上

申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畧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故之文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繫重是也見箋春秋不以疑匿人而變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見箋莊公羊意如爲定所不惡似矣仲遂之

貶得臣之不日其所惡與貪師而爲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

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何曰廐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毆牛馬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則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隱五年疏

申曰傳釋侵伐之何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分輕重也

桓公篇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何曰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釋曰四時皆田

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
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
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
國之亾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
斷穀梁也王制曰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
等是也王制疏
申曰鄭於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于
公羊徒据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
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据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据夏殷之
禮當爲成周之禮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逃田事凡六爻
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
日口曰閑輿衞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离初九三夏至

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通氣始義當去發屯十一月
滅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于孟冬皆述殷制與夏
時周易徵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其不地于紀也　何曰在紀
何爲不地釋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衛在龍門城
下之戰迫近故不地 桓十三年梁解
申曰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意如此當云于內不云
于己于己爲不辭也
莊公篇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
乎君子　何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

大去又大去者于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失也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莊四年集解

申曰論語曰與滅國公羊傳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與滅衆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專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失社稷爲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誌其當與也變滅言大去者爲復讐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

人則安得謂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賢亦從文爲義非事實也君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於某以行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于傳乎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何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矣此名當爲字誤耳

莊六年集解

申曰定十四年傳曰其辭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稱字則當如祭伯祭叔凡伯家父南季伯糾之屬此實王子突也傳不解爲王諱微弱故不言使反加王人使子突繫之而仍書月以起之之意僅以善救衛爲義致淺陋耳稱名稱字胥

失之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何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釋曰於讐不復則怨不釋魯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莊九年集解

申曰譏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為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為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於復讐以死敗為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苟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讐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為名耳反以為惡內于義短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年集解莊十八

申曰果虧傷未復卽是朔食後世謂之帶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於義爲短

二十有三年祭叔來聘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何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爭之何也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

去使以見之莊二十三年集解

申曰如譏祭叔當如祭伯幷絕去聘文于本傳例方合非也此不稱使絕莊公淫取讐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皆非也

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釋曰牙莊公毋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莊三十三年集解

申曰牙之爲毋弟經無起文見箋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春秋之失亂矣

僖公篇

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

何曰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釋曰柯之盟不日由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詳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僖九年集解

申曰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於其方盛而於其將衰者未之聞也且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爲美乎

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何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釋曰雩者夏所穀實之禮也旱

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僖十一年集解

申曰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爲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本以禳異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

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何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於葵邱即散何以美之耶於義穀梁爲短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盟于葵邱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僖十四年粱解

申曰桓德之衰實始於葵邱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

衆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城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楚師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不序以明其散失之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何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三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畧之也則自相反矣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舉霸事而伐喪于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

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柰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畧其先後僖十八年集解

申曰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卽楚獨爲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襄公直矣伐齊以定亂于喪無薄也春秋以嫌于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於義反矣

冬邢人狄人伐衞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衞所以救齊也　何曰卽伐衞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衞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於義穀梁爲短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衞爲其救齊可

如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同上）

申曰狄救齊後未聞衛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卽伐衛以救齊是爲設也伐楚救江無救乎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

二十有一年釋宋公傳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乃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僖二十一年集解）

申曰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於諸侯也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則衆敗而身傷焉　何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於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則衆敗而身傷焉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僖二十二年集解

申曰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譏其取辱何得爲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惡詐戰以爲彼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若信而敗也以詐爲道異哉所聞

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傳不葬何也失民也其

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是棄其師也　何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於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

釋曰致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於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王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　僖二十三年集解

申曰期地必不於水也期時必不於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交鄰而尚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

毀積而去葬則毀而書葬者多矣不毀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辭乎

二十有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何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於何師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非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卽位以見譏莊去卽位爲繼弑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 僖二十五年集解

中曰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

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朱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謂納頓子者陳也　何曰休以為即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釋曰納頓子固左爲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同上年疏

申曰陳納之即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何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耶僖二十七年集解

申曰晉文伯棐來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曰大夫無遂事桜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晉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穀曰遂因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於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於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僖三十年集解

申曰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閒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

事故公子遂遂卒弒子赤季孫宿遂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爲爲世後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

文公篇

三年雨螽于宋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何曰螽猶眾也死而墜者眾象宋羣臣相殘害也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違是爲短釋曰穀梁意亦以宋德薄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乎 文三年疏

申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聲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奚益哉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　何據隱元年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以爲禮尊不含卑不言來者本不當含故不責其晚于義穀梁爲短穀梁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一作襚則次之賵爲後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則諸侯相施一作以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文五年疏

申曰京師去魯千里卽不三月而含襚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

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集解文八年申曰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去稱國以殺不待以官稱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而逐之乃得爲義乎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何曰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釋曰秦自敗於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充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貴晚也集解文五年

申曰四年夫人風氏薨後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蹟武而歐穆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乎

宣公篇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曰書獲皆生獲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加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而何

宣二年 集解

申曰公羊例大夫生死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綏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帥並重之例証以經文無所据也

夫子云我敗則克惡責軍之將亾國之大夫及與爲人後者
同例云有賢行得衆乎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曰氏者
譏世卿也卽研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以爲舉族必
乎釋曰云舉族必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
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
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
其舉族盡去之爾 宣十年 梁解
申曰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道辭乎又以爲順齊人
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
繫辨六子之辭猶以艮人爲吉何君一語與乃解與鄭不兼
五子之病乎

襄公篇 成公篇缺

十有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何曰君子不求備于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倂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 襄十九年疏

申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者夙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愼乎

二十有七年衞侯之弟專出奔晉傳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曰甯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

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釋曰甯喜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於春秋不亦宜乎 襄二十七年集解

申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於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喜約其弑剽至喜見殺乃徒執其硜硜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以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擬人不倫莫此

爲甚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以夷之　何曰蔡世子班弑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釋曰商臣弑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文推以況此則無怪然襄三十年疏

申曰若夷蔡班不夷許止當日蔡弑與日楚弑同文而異許不日今異蔡於楚以明內外之辭反同許於楚以明父實之例何君明辯哲矣傳略弑父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至許買之日弑則以爲正卒於例亂矣

昭公篇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何曰卽不與楚殺
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邪鄭君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
而稱師因已貶矣楚子思啓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
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
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昭十一年集解
申曰君薨稱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衞蒯聵同文與鄭忽異
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著邪若
以子友疑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
于義爲短于文爲悖
十有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
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何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
以不狄也釋曰晉不見因會以叕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

狄之大重晉爲厥憖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拖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昭十二年集解

申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

哀公篇定公篇缺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傳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於荼也　何曰明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於荼齊小白又不取國於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釋曰陽生繫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於齊惡

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於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爲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於子糾則將誰乎哀六年集解

申曰荼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荼之弑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於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於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

附

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　釋曰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禮記雜記疏引案今穀梁本當無此文此釋於義無攷姑存之

成七年冬大雩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釋曰去冬及春夏案春秋說攷異郵三時惟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故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穀梁成七年疏引案文義不類姑存之

釋曰雖庶人葬為雨止王制疏引

釋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為四部各有義焉月令疏引

申曰孔與軒曰經凡二十六旱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月文者三是為四部也

定十有一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傳墮猶取也　何君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釋云陪臣專強違背

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毁其城則郈永屬已若更取邑於他然

按此條當是釋文篇末告誤作疏沿據楊疏補之

申曰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于

春秋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六

武進劉逢祿學

穀梁廢疾

隱公篇

元年春王正月傳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

難曰春秋不許公卽位非爲論隱桓爭讓而作隱本不正讓桓爲正以禍發之不在長幼也破范注桓之弒逆大惡不藉成隱而見如以爲將讓而弒之方爲大惡則傳當以隱不讓爲正而桓弒之其惡反得從末減乎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難曰春秋亦不爲惠公之與桓爲正爲邪而作穀梁子深文周内斷隱爲成父之惡豈王者奉元第一義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傳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

難曰邾於周爲子爵後失在名例聖人退之以明漸進之法絀之以明黨惡之誅桓十五年來朝稱人復之以明褒功之典桓十七年復稱儀父進之以明尊王之義莊十六年邾子克以附齊桓朝周稱子不日其盟渝也

難曰日盟爲信齊桓之盟不日何以傳爲信其信乎不日爲渝戎亦背隱從桓唐之盟何爲書庚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宿邑名也

難曰以國爲邑大誤正以宿在同盟後爲宋人所遷故預於

隱八年變例書卒加日不曰卒常例不名不葬以明慕化之輕重云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難曰朝無銜命之禮加譏祭伯爲貳至尊當著其朝而變文以起之去月加日如壬申例可也傳以祭叔亦不奉命何不去其聘乎

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傳向我邑也

難曰取邑不言入也春秋盟王義不以難邇我國外取我邑非有故皆諱之向果我邑當書莒人伐我西鄙圍向

無侅帥師入極傳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

難曰即使向爲我邑春秋志報亂當先書入極後書入向

不稱氏氏謂公子非謂展禽士助者滅同姓貶也

難曰極果同姓當如滅盛之例書之重辭之復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傳以國氏者謂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

難曰紀本微國無大夫故不稱氏范甯釋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者謂使若其君自來以著親迎之禮耳然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不通之誼富哉言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傳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難曰傳既以國氏爲進之則安得復稱使乎既云進之安得云無足道乎以穀梁精於禮禮本於昏昏禮不稱主人且無傳爲若求其精安能知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

爵同故杞子以伯先也范甯云杞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

伯長也年爵雖同杞子自以爲伯而先

難曰有是哉穀梁師之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諸侯日卒正也范注正謂承嫡

難曰大小國諸侯卒葬時月日正變條例何君詳之穀梁闕

不具范以正爲承嫡幷失穀梁之意

癸未葬宋繆公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註傳例曰諸侯時葬

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

難曰公羊詳之穀梁舉一廢百其失則亂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

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謹而志之

難曰昔嘗以爲穀梁者公羊氏之餘緒長於公羊者十之一

同於公羊十之二三所謂拾遺補藝者也莊子曰名述祖余從舅詩書夏時義例五經小學多從受之此公羊義而稱傳曰是其證矣

五年初獻六羽傳曰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難曰其爲尸佼與則秦相商鞅客也其非尸佼與不可白也其言禮樂何其逆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傳隱不爵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范注据無侅卒不稱公子

難曰無侅卒傳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曰故貶之也侅卒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曰不成爲君也按隱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無臣子故會盟皆不致其已卒必卒之者託賢君行恩禮於大夫彄命大夫書日書氏侅未命不日不氏皆正也

無侅命矣据帥師公羊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不日不氏故貶之也益

師命矣氏而不日遠也穀梁以爲惡非是見非斷矣曰不爵命曰先君之

大夫傳之者過也禮豈不臣先君之大夫乎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

道焉爾范注媵不與嫡俱行非禮也逆者非卿

難曰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待年可也禮無聘媵之道況

卿逆乎傳不別嫡媵概曰無足道失之范据莒慶言逆不知

莒慶齊高固皆自爲逆故經不言女言叔姬以譏大夫外取

之非禮且明諸侯嫁女于大夫不自爲主之禮范并失傳意

滕侯卒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難曰此緣素俗匿嫡經不書名而誤解也滕在所傳聞世變

文稱侯書卒以其子來朝故本微國故未能以其名通凡書

卒明赴辭以春秋當新王曰某侯某正也赴於他國之君曰
寡君不祿不名也聖人於二王後及同國敵者書其名以見
法宋公和蔡侯考父是也于微國存其爵以見正滕侯宿男
是也方進之以大國之封何嘗貶其用狄道乎
八年辛亥宿男卒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難曰正以其同盟而得變例書卒不進爵者未能朝聘也若
未能同盟而概得書卒于所傳聞世則不勝書矣或前傳宿
邑名也邑爲國字之誤或四字後人所增則此云未能同盟
故男卒者謂僅與微者盟未能與公盟故不得進爵斯近之
但同盟不如來朝亦不得進爵楊士勛證前說宿爲邑名此
乃爲微國恐穀梁雖廢疾尚不至此
秋七月庚午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外盟不日

難曰于例不逦

八月葬蔡宣公傳月葬故也

難曰非故也正也以爲故經當有起文穀梁傳卒葬時月日不別大國小國亦不察經文前後事實于例大亂于辭多不可知安得爲善於經乎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難曰徒据經文言之其義例未箸也盟非會也名列載書春秋託以張貶文公及大夫則貶從大夫莊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公及人則貶從人此公及莒人莊四年公及齊人狩是也此因輸平爲不必離辱及一國之貶文若莊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成二年丙申公及楚人秦人等盟別有起文

以見正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傳聘諸侯非正也

難曰范注云周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云禮臣病君親

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未正甯所未詳

俠卒傳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難曰俠爲未命大夫春秋假以曾士喪禮君有弔臨諸事耳

穀梁槪以成公意爲說則桓十一年之柔莊三年之溺不可

通矣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注戰

然後敗故敗大于戰

難曰穀梁不傳託王之義故知內不言戰而失其說若此類

辭多近公羊而意甚遠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傳曰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難曰惡入之意不待日而著也入輕於滅其例時月而已郕爲同姓隱之篇再見入者故加日何君詳之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傳諸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難曰滕薛實微國故同日受之於廟與穀鄧異文答加侯之爲封建文質法也范本傳意謂穀鄧同時來不俱至是何說乎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註明隱宜立

難曰建始之義所包甚大正隱之讓亦得兼之以爲宜立則當書公即位矣

桓公篇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

正與夷之卒也

難曰與夷之卒不待正也桓之弑不著正督以例桓也

及其大夫孔父傳父字謚也

難曰以字爲謚安得此言謚衍也

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難曰禮無諱遠祖之事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傳習故宋之文

而不考其義爾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于內之惡而君子

無遺焉爾

難曰于桓可也于內不可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

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難曰此緣元年滕子來朝貶著本爵七年穀鄧來朝貶去秋冬十五年邾牟葛來朝貶字稱人之義而誤解也杞子稱侯朝例變書月何氏詳之范以滕侯稱子杞子稱侯爲時王所進絀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何爲作乎

冬公至自唐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難曰遠之非也隱亦與戎盟唐何以不遠之也何氏詳之桓無會常云桓會不致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難曰農隙講武正也邵解平爲不因田獵而修之非并正于卦

氣大畜當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不必因秋田也
非崇武失經意觀婦人恐幷非魯志
蔡人殺陳佗傳兩下相殺不道
雖曰兩下相殺則竊弄威柄無君之禍亟矣不道是前有譏
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穀梁不著大夫相殺稱人之例而
以稱人爲殺有罪與討賊同文不知有罪無罪從幷別之得
爲晉于經乎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
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雖曰不傳昏禮不稱主人則與逆之道微之言旨贅說矣使
魯爲媒何不正之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

生之卒也

難曰何氏云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得之

十有一年突歸于鄭傳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難曰惡祭仲則何以不貶而反稱字乎子曰可與立未可與

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賢祭仲孟子之述伊尹豈易

爲守經者道哉

鄭忽出奔衛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注其名謂去世

子而但稱忽

難曰出奔之爲失國明矣不必稱世子而見也稱世子則衛

蔽瞶忽矣是蔡友忽矣稱子忽則杞伯杞子忽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難曰此公羊傳也于傳例不合未知何時入之

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

難曰公羊子曰嫌與鄭戰故先舉伐是也及者內爲志也鄭師不言敗從內也范釋傳畧例偏戰日疑戰（疑魯人語 詐齊人語）月與公羊同若與鄭不和而戰當去結日文

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禦來盟傳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難曰來盟何以爲前定乎傳曰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尋舊盟方可云前定何以皆日乎盟例時月日公羊何氏若網在綱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御廩之災不志（范注以其微）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難曰周公皇祖在天不饗大動以威曰作丕刑于朕孫其與

鼷鼠食郊牛何異非亂政加極故罕見之見無有不謹而志

之者不知天命以變爲常安得此亾國之言乎事天如事親

也事亾如事存也不順乎親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徒縱其期而易之聚神其不吐之乎穀梁所爲敬君子譏其

不知務矣

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傳知者慮義者行仁

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難曰此古訓與不貴坊淫之法不示參紲之戒不申復讐之

義引喻失當受其輕身甚哉其蔽也

莊公篇

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

郳郳在此國以三言爲名

難曰不傳復讎之義不知特變之文不辭孰甚焉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傳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難曰是變出奔言入也傳以常例言之孟子所謂執一也是以地叛也何以氏紀季乎以地叛之他國者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以自鄸也否是不書矣此何以書乎左問不問眞蔽矣

八年甲午治兵傳治兵而陳蔡不至矣

難曰失經意甚焉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傳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

難曰不行使若得受盟也以無君故不沒公可也不名大夫

何氏范以君前臣名解之蓋以鄰國之君非君乎糾不言子
則不嫌于齊大夫伉矣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雖曰既曰亡辭曰不復見又曰未失其國家其辭枝矣由不
別遷與遷之爲兩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傳次止也畏我也
雖曰畏猶戒也方合書外次義以桓三年莊三十年傳有畏
例之則此不別外內非也
十有四年秋七月荊入蔡傳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雖曰狄人子三等春秋設七等以進退之文不具矣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傳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注曹與齊戰

拜一齋校刊本

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

難曰內不出王名微者也傳失其例如以魯之會桓則前柯之盟後幽之盟何爲出公乎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

難曰宋執祭仲齊執濤塗傳以爲貶爵稱人今以爲與辭其疾在不傳稱人稱侯之別故自亂其例

夏齊人殲于遂傳此謂狎敵也

難曰與遂得殺之非譏齊狎敵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不日數渝惡之也

難曰書媵書遂要盟乃著何云辟乎傳之疾正在無說而強

為說耳不日非惡結滌盟正以齊宋之不信者結為國殺患

春秋常于嫌不得者見其得也

三十有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傳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難曰名赤而倒郭公于下箸其盜國也若外諸侯相奔安得言歸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禮也安得云非正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用牲非禮也

難曰此緣用者不宜用之例而誤解也如其說當云鼓于社用牲

伯姬歸于杞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難曰親迎恆事不志不親迎于杞履緰一譏焉爾此不卒蓋

無服書歸者爲公會于洮起文

二十有六年曹殺其大夫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難曰天子能命列國大夫春秋可不作矣曹羈名而不氏命乎非命乎國以君出何賢臣之衆乎

三十有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

難曰實齊侯親來安得言使乎書以志齊侯之驕我我魯之自夸因以張王文也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難曰子赤之故亦有所見何爲不日穀梁不傳張三世之義

失之

閔公篇

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傳盟納季子也

難曰季子在魯不在齊也望文生義妄也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難曰豈君臣之義乎

僖公篇

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傳惡公子之紿

難曰傳例疑戰不日此書壬午知非惡紿江熙云傳或失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難曰如爲桓諱當于夷時去之
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難曰公羊云尊屈完以當桓公也
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難曰公羊云再言盟喜服楚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何下脫也字
難曰傳不傳內微者不出主名之例意以內師不可及外人非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注鄭君云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強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

難曰致會致地致伐之例何氏詳而不亂矣鄭强分會大伐小又云公當致會皆誤校此條當是釋癈疾文難曰致伐者示楚未服也如以伐楚大之未有大其能伐而不大其能服者也如大服楚則當如蕭魚致會也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傳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難曰書逃歸則鄭罪已著此非也責以力服人所以彊伯義

冬公至自伐鄭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難曰下書齊人伐鄭則鄭未服也不大救許反大伐鄭僞矣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難曰未葬當稱子某此爲桓諱故不書葬而變文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難曰未葬之稱也不正于不日著之矣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難曰傳例以稱國以殺爲殺無罪此云罪累上自亂其例乎

鄭父之罪不著一例解之非也著奚吾之纂故不去大夫不

從討賊言之非惡奚吾以私殺也

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難曰不别大小國失之

十有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韓之

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難曰不傳君重乎師之例失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傳非伐喪也

難曰此定齊亂非伐喪以伐與非之則當貶宋公稱人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難曰書鄫子後會變文非因邾求與盟也惡邾當文自見亦不待日

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曰事過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

難曰遇朔曰朔何以僅一見乎楚自入僖公篇可以漸進稱爵而僅于雩之盟一見非進之也見執宋公之貶文也自後終僖之篇貶之此泓戰實楚子非以尊敗乎卑師敗乎人也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難曰春秋悲戰之書非言兵之書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楊士勛疏老子至道之人猶曰以正治

國以奇用兵

難曰三代用師之意孟子荀卿傳之穀梁以功利言道蓋戰

國之學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傳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難曰不推人危不攻人厄不鼓不成列以爲信而不道功利

之見也伐齊定亂宋公無惡文齊乘敗取利亦非報惡也謂

以爲惡何以辨是非何以治人

二十有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傳公之追之

非正也

難曰以禦寇爲非正失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再稱晉侯忌也

難曰稱侯非貶文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難曰書不卒戍則罪狀著矣不在先名也此蓋諱助楚戍衛

狃陋晉兵故辭緊不殺使若戍爲善文傳者俱失之

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范注公子啟魯大夫疏舊解云

子啟卽公子偃啟書日者無罪今買書時是有罪也今觀上

下文勢理恐不然

難曰范注非也舊解近之傳文當有不日何也四字在不卒

之上公子偃曰四字乃舊註傳寫誤脫傳文四字而以注文

四字羼入之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難曰不箸稱侯之義非也何君評之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難曰徒以元咺與里克同文 難與辨是非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見申

發疾

難曰此緣成十三年經說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之義而誤解也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

難曰穀梁經本秦下誤衍師字以致失問經言敗某師者衆矣非狄文也以此知鄭氏六藝論稱穀梁親炙子夏釋癈疾稱作傳先于公羊皆意說也

文公篇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

難曰于例失傳于文不辭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蔡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傳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難曰傳無託王之例其失多亂又不別會盟尤非此云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意若云尊內也不張王義則王道亂矣且非也公與外大夫會書無貶辭此當是經師家言君不會大

夫內大夫可以盟外諸侯以經多諱公與大夫盟也然于義

春秋惡盟王臣體國義亦不得與諸侯盟于首戴微示之故

公羊師說不言內大夫可以盟諸侯也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傳其曰婦姜爲其體成乎齊也

難曰不傳譏娶乎大夫之義其辭枝矣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傳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

也

難曰不以月日加于伐邾之上知公羊之義爲長若譏再取

前書時此加月足矣取郚及防自以一月再取著之不足以

難也

宋人殺其大夫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難曰鄭釋癈疾又以不名爲無君皆遊辭也譔穀傳例兩下

相殺不道楊士勛謂兩下相殺不得言其不知臣下相殺亦
責君失馭如射姑殺處父所稱國是其義也

九年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傳卑以尊致病文公也注以君禮
致刺公寵之過

難曰傳失致夫人之說而分尊卑非一體之義也徐邈說見疏
不從逆婦姜傳以公羊義言大夫女稱夫人以病公則此傳
當發于夫人姜氏如齊而破致爲稱亦非也

十有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不言帥師而言
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

難曰將尊師少稱將通例也何氏以甲午及狄文起問得之
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注旣射其目又斷
其首爲重創

難曰刑不并致可也以殺敵致果為諱則宋襄之為矣

十有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難曰以此貶郤克設納事成反得不貶乎經于弗克納著大夫不得專廢置君之義于克納著誅亂之文趙鞅是也

十有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難曰以高子為不以齊侯使之以華孫為無君之辭皆不得其說

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難曰來盟安得言及無君之人而以國與之得不為大惡乎不諱何也

宣公篇

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難曰貶盾言師者惡盾執諸侯之權遂得專廢置也以爲大其事著其美于辭枝矣

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傳穿弒也

難曰不傳復見之例則史文而已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傳不肯者可以肯也

難曰以文爲實不辭甚矣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傳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難曰大夫來取不得以體國言歸故別于君不親迎文議外

取眥文見矣注以爲與君接昏恐幷失傳意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注杞伯

姬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

難曰爲使來不可知之辭不使得歸近之矣不著夫婦之別

不察來歸之例則似是而非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此帥師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

與帥師也

難曰傳例將尊師少稱將此自亂其例楊士勛曲解之非也

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其日未踰竟也

難曰例亂不可理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傳不言來公如齊

受之也

難曰非也如其說當移至文于下言我何也

十有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曰其事敗也

難曰既傳疑戰不日則亦知偏戰者日矣又云敗績書日不知敗績者偏戰文日在戰不在敗也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傳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難曰即如其說當移夏五月文于公孫歸父上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稱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

難曰不傳大夫相殺之例又不別天子諸侯其失亂矣豈忿怒相殺猶不失爲君君臣臣乎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是股肱胥戕胥虐而心不知也小言破道莫此爲甚三光宜精豈

可爲暁眼道哉

成公篇

元年三月作邱甲傳夫甲非人人所能爲也

雖曰服虔得之

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傳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注明二者皆當日

雖曰悉當文自見不必日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傳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雖曰如其說經當云遂入齊傳例及者內爲志是又相違矣

二年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傳今之屈向之驕也

難曰正以公失其所署嬰齊之驕乃云嬰齊屈服公得其所譽說也

三年甲子新宮災傳以成公爲無譏矣

難曰桓弒隱不敢不以隱序昭穆也祫嘗周公東向魯公配焉羣公序下祝以孝告神之聽之天災御廪著矣宣弒赤即不爲赤廟不敢不以赤祔于僖也宣廟成祫禘與赤同序昭穆焉祝曰曾孫某爲大事于皇祖周公王考某甫王考宣公神保是饗不喪匕鬯雖無祖可也無天可也明哉明哉生也不辰謂之何哉以春秋之義決之曰蔡世子友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曰鄫世子巫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

是子也畏天之命致國天子天子爲之擇周公之後而桓廟
既毀祫不序焉宣廟既毀王不立焉斯爲救變以實爾無譏
云乎哉

五年梁山崩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

難曰不日起壅河三日山崩大異以爲常乎

六年取鄟傳鄟國也

難曰邾之邑也

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
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
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難曰三月廟見然後成之爲婦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氏示
未成婦也三月之中女而不婦所以致之見微知著則隱而

歸之不以夫人禮行出妻令其可嫁忠之至也廟見之後乃使卿致聘猶不敢稱夫人從父母辭禮之成也此聘問常事於伯姬特著之錄貞信之儀則爲父母之榮懷葛覃草蟲之義也傳執致不宜致之例爲以我盡之不正之言 注以致爲敕述并失傳意 又以爲不與內稱不知入國稱夫人者邦人之稱異邦人之稱非父母之稱也 注以內稱爲稱使經例內言如卽使文不書致女于宋安得引告糴于齊之例又失傳意 又以爲逆者微故致女不知宋公來逆從常事不書也詳不正之事以賢伯姬其詞窮矣

晉人來媵傳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難曰共平皆無失德伯姬忠貞盡禮得所莫尚焉如傳所云非聖人擊邶鄘柏舟于二南之義也

晉欒書帥師伐鄭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

過爲親者諱疾注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文

難曰若晉納鄭伯而戰經不當云執鄭伯若欒書以鄭伯伐鄭而戰經當云晉人執鄭伯以伐鄭而加日文或鄭敗文非也緣經師所傳有爲尊賢親者諱之說而誤發也疾恥同類故公羊第曰爲尊親賢者諱而已雍以鄭兄弟之國爲親不知春秋爲所親諱惟魯而已

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難曰歸父亦仲遂子何以言公孫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難曰以稱人執爲善稱侯執爲惡徒知晉文爲霸而失春秋

伯討之義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

難曰不傳時月日卒葬之例宋不書葬之義失之野矣

十有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傳君重于師也

難曰是也獲晉侯獲華元傳當是俗師所增

晉伯歸自京師傳自其歸交之

難曰自者著有力爾非善之次也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

難曰不傳待命之義則昭在齊何爲卒焙乎

襄公篇

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傳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注衛侯逑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于前事

難曰伐喪非禮以惡報惡甚矣先晉宋主惡也稱甯殖將尊師少之例也

三年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難曰喜服陳也諸侯已盟不得復與袁僑盟故使大夫盟之與溴梁諸侯不盟而大夫盟者異義此傳云私盟溴梁傳又云言諸侯之大夫恭也枝矣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難曰不知爲滅鄫起文暗矣

九年春宋災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注孔子之先宋人

難曰習其文而不得其說猶勿習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傳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難曰恥不能據鄭于傳例當致會于公羊例當致伐非也何氏得之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傳會又會外之也

難曰不殊于成十五年鍾離而殊以吳人鄫人爲不殊吳則習其文而不知其義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

道惡上也

難曰公羊例賤者窮諸盜觀左氏此事益信矣范以爲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夫則傳例稱人爲殺有罪失傳意矣傳以書盜殺爲惡上失政則兩下相殺得不爲失政乎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傳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難曰十六年圍成十七年圍桃圍防何爲書乎

十有九年公至自伐齊傳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難曰正上圍文之非正文也且以危搆怨

取邾田自漷水傳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難曰此傳爲上軋危也范誤移經漷水下而解軋爲委曲隨

水則不日惡盟爲賛矣

二十有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君者其出乎注正其有罪必不見容

難曰日者無罪明君子去國之臣有恩禮也傳引伯玉之言譏紇枉道事君非如慶父之不日爲大惡也范失傳意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難曰約左氏爲言非體也范邵幷失傳意

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傳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難曰公羊子曰爲中國諱是也

昭公篇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難曰不傳稱人稱爵之義失之董子繁露篇備矣（按繁露爲董子書首篇本名宋本取作大題而改題楚莊王非也）春秋之義以下是經師解楚子虔誘蔡侯般之文俗師誤發于此爾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難曰公羊子發會及暨之例明矣傳例會者外爲主則于公會諸侯同盟之文不通及者內爲主以外及內曰暨則于暨宋仲佗及仲佗之文不通所謂習其文而不知其義也

九年夏四月陳火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難曰公羊經本裏九年宋火穀梁作災誤也此以國邑別例是以陳爲邑非存陳之義也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傳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

難曰傳以不見公爲譏在諸侯以公不與盟爲譏在公與經意相違

十有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傳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

難曰意恢之賢無聞焉春秋不虛美也蓋其親以惡嗣子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

難曰失問甚矣緣蔡般傳不著爲中國諱義也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自鄸者專乎鄸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注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

難曰自非紀季君雖無道以道去君異姓臣之義也專乎地而出奔皆叛也公羊以致讓穀梁以長亂有師無師之別也

二十有一年冬蔡侯東出奔楚傳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難曰經本朱誤爲東說者緣經有譏二名之例而誤解也不知經譏二名於內於晉各一見別嫌於貶文而後其義著今以東爲貶是嫌也何以知其非以傳惡蔡之意當文自見不

待貶絕也又出奔於例爲絕卒皆不書書莫宜於穀鄧邾郳者以此決之經書蔡侯東國卒于楚則非例也何氏之說左氏之記知不誣矣穀梁俗師所增于此益信

二十有六年夏公圍成傳非國不言圍

難曰於例不通

定公篇

元年戊辰公即位傳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

難曰定無正始不繫乎昭無正終也如定本宜立即位任孔子遂意如雖非受國天子不爲賢於閔僖乎則有正月不書即位可也故子家覊義不可復返而孔子必以元年歸魯且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四年庚辰吳入楚傳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

難曰昭王不失國則非滅也

哀公篇

元年夏四月辛巳郊傳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難曰免牲免牛俱不待卜也不免牲則書不郊以為失禮之中又不敬焉

郊享道也注飲食之道

難曰成十七年傳云非享味也此誤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難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僭天子故卜從則郊其始蓋以日至雜記孟獻子說郊注郊特牲同後則春夏秋皆舉之不傳魯郊非禮失之矣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傳以輒不受也

難曰曼姑受命靈公得拒蒯聵若責輒拒父則經書衛侯輒
出奔矣此大惑也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傳其言來者有外
魯之辭焉
難曰諱辭也非外辭
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
予諸侯以尊天王
難曰春秋說云吳強而無道敗齊臨晉乘勝大會中國齊晉
前驅魯衞驂乘滕薛挾轂而趨則國語所記吳公先歃晉侯
亞之已非事實春秋以其僭號故于其盟皆例之而以王上
聚天起之其在蕃服雖大曰子因吳楚之本爵而奪例也